

个人意见

## 九岁记者惹争议

一个九岁的小姑娘能做什么?希尔德里·凯特·李斯亚特的答案是:报道一桩凶杀案。

家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希尔德在两年前就创办了一份社区报,名字叫做《橘子新闻》,她是出版人、编辑,也是唯一的一名记者。她建立起了自己的线人网,这在最近她负责报道的一起凶杀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希尔德的父亲马修也是一名记者,此前在《纽约每日新闻》工作。父亲经常在上上班时带着她,这让希尔德对新闻行业产生了兴趣。此前,希尔德收到来自线人的消息,在她家附近的街上可能发生了一桩谋杀案。就像其他专业记者一样,希尔德迅速赶到现场。当天晚些时候,她在《橘子新闻》的网站上发布了她的报道和一段视频,这比其他当地媒体的封面报道快了好几个小时。

报道的大标题是:独家!第九大街发生命案!希尔德在稿件中写道,据称,一个男人用铁锤谋杀了自己的妻子,不过警方还未具体确认。很快,她的脸谱网主页和视频网站频道就被负面评论塞满了。网友们告诉希尔德,她最好还是回家“玩娃娃”或“参加茶话会”,她的父母也受到了批评。

“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还真把自己当记者了,这让我感觉有点恶心。她为啥不去参加茶话会呢?”“九岁的小姑娘应该玩娃娃,而不是当什么记者。”希尔德一条一条地读出这些评论,然后说:“我知道我的做法让某些人不舒服了,我也知道某些人想让我闭嘴,就因为我只有九岁。我有些生气,我只有九岁,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做出好的报道,也不意味着我不能成为一名记者。”

也有人对新内容提出批评,“希尔德,我认为你在所有事实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做报道是不合适的,请尊重事件的相关各方。”

不过,希尔德并没有气馁。她说,自己还会继续跟踪报道这件案子。

“当她做些鸡汤报道时,她很受欢迎。但是写了6个月后,她变得更有信心,就开始尝试更多体裁。”马修说。一开始,希尔德报道自己小妹妹出生,后来她开始关注时政,采访商界人士、追踪犯罪事件。一个喜欢报道犯罪新闻的九岁小记者,似乎就不那么容易被社会所接纳了。

## 无家可归者的爱情

曾经有人戏谑地说过:“真爱就像见鬼,听过的人多,见过的人少。”而对越南摄影师高海乐来说,真爱是眼见为实。他见到了,还拍了下来。

高海乐在外出拍摄时碰巧遇见了一对老夫妻,坦和翠。他俩年过八旬,住在越南河内红河上的船屋里。两人都是孤儿,靠捡垃圾为生。1969年6月2日,他们在一个垃圾填埋场相遇。尽管无家可归,也身无长物,他们还是坠入了爱河,决定一起生活。

40多年过去了,夫妇俩经历了起起落落,四处迁徙,后来在红河上的一座小岛附近安顿下来。4年前,当地政府决定清理河上的临时船屋,但让这对老夫妻留了下来,因为他们数年来都在帮忙料理从河里找出来的死尸。如今,坦和翠依旧靠捡垃圾为生。他们的船屋里没什么值钱的家什,除了一对用来吸土烟的烟枪,因为两人都喜欢吸烟。

听了他们的故事,高海乐非常感动,他提议为二人办一场婚礼。他说,能为他们办个婚礼对自己来说是种荣幸,他要把这个礼物送给这对“思想开明”“超级可爱”的伴侣。

坦和翠从来没有想过婚礼这事,为了纪念他们的爱情,坦只是简单地做了个文身,把他俩相遇的日子文在了手臂上。

高海乐最终说服了他俩。翠穿上粉色长裙,戴着礼帽,坦换上灰色西装和白衬衫。他们以自家的船屋和红河岸边为背景,让高海乐拍下了迟到40多年的结婚照。

这组照片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走红。坦和翠相依相伴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,他们手捧鲜花,相视而笑的样子,或许正是爱情的模样。



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

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## 这个教授爱“讲故事”

布里欧尼是圣拉斐尔生命健康大学的微生物学与病毒学教授,现在他的脸书“粉丝”超过两万人。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疫苗背后的科学知识,列举各种数据,驳斥关于疫苗危害的谣言。除了引用科学研究外,他还会讲述一些真人真事,援引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实际案例,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。

例如,为了说明接种水痘疫苗的重要性,布里欧尼曾经在个人主页上传过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布伦登·霍尔的照片。布伦登·霍尔曾在2012年伦敦残奥会上摘获两枚金牌,他只有一条左腿——他在6岁那年,因为水痘引起的并发症而失去了右腿,耳朵也近乎失聪。但是,水痘这种疾病,本来是可以接种水痘疫苗而避免的。

布里欧尼希望用这个例子提醒为人父母者:像水痘这种很常见的儿童疾病,仍然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。反对接种水痘疫苗,就相当于将孩子置于这种“小病”可能带来的高风险之下。

“有些反对接种疫苗的人会告诉你:几个

# 他在社交媒体上向“反疫苗”开战



罗伯托·布里欧尼近照

小水痘又不能把孩子怎么样,我也得过水痘,现在不还是活得好好的?”布里欧尼开玩笑说,“那样的话,这人也可以摘得一枚奥运金牌——他可以获‘愚蠢奥运会’的金牌!”

## 小伤口差点要了命

这就是布里欧尼在脸书上的行文风格——简明通俗,直言不讳又不失幽默。在另一篇文章里,布里欧尼提到了一个7岁小男孩的真实经历。这个小男孩叫阿希亚·威廉姆斯,来自新西兰。一次意外中,阿希亚脚上被划了个小口子,一开始,他的父母觉得那只不过是小小伤口,没有放在心上,也没有带儿子去打破伤风疫苗。但后面的事情让他们承认,自己当时作的决定真是“没过脑子”。

“人们通常认为,只有大伤口才需要打破伤风疫苗——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。”布里欧尼写道,“虽然比较深的伤口非常危险,但最危险的是消毒不力。”

布里欧尼在文章中和网友分享了一段文字,那是阿希亚父母椎心泣血的口述:“他(阿希亚)痛苦地大喊大叫,几乎每三分钟就会痉挛一次。他抓着我的手大喊:‘爸爸,救救我!’因为痉挛,他的小胳膊缩得紧紧的,整个身体扭曲成弓形,牙关紧闭,他咬破了舌头,血从嘴里流出来。”

不得已之下,医生麻醉了阿希亚,并对他实施了气管切开术和人工辅助呼吸,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。几个月后,阿希亚病愈出院。“然而,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这么幸运。”布里欧尼说,“不少被伤风患者在痛苦中死去,还有更多人留下了永久伤残。”

## 为网友科普常识

布里欧尼会在脸书上回复网友的提问,为他们科普医学常识。一次,有位家长提了个问题:“为什么要给孩子打乙肝疫苗?乙肝不是通过性传播的吗?”对于这种有点“好笑”的问题,布里欧尼耐心解答道:“乙肝的传播方式不只有性传播,唾液、血液和体液都可能传播。甚至你身上有个小伤口,如果接触了乙肝病人的体液,就有可能感染。”

还有一次,一位单亲妈妈留言说:“既然现

在意大利,每年都有不少孩子因为父母拒绝为其接种疫苗而患病身亡,而且这个数字还有上升趋势。类似脸书、推特之类的社交媒体,正是传播有关疫苗谣言的“主阵地”。意大利圣拉斐尔生命健康大学教授罗伯托·布里欧尼对此痛心疾首,他决定从根源入手,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在脸书上宣传科学知识,改变人们对疫苗的误解和偏见。

在的法律有规定,如果因为打疫苗而留下后遗症,就有权获得赔偿,那么,我凭什么相信疫苗是完全无害的呢?”

布里欧尼肯定了她的说法,回复道:“在上世纪90年代,确实有这样的法律规定。当时,有人因为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,患上了瘫痪。”但他同时表示,疫苗导致严重不良反应的情况很罕见,几率是两三百万分之一。“因此,一般在接种疫苗后,需要在诊所里观察半个小时,疫苗过敏还是比较容易应付的。其实,对疫苗过敏的孩子还不如对花生过敏的孩子多。”

## 反疫苗运动不科学

反疫苗运动可以追溯到1998年。当时,英国医生安德鲁·威克菲尔德在著名医学杂志《柳叶刀》上发表文章,称接种MMR疫苗可能会引发自闭症。MMR疫苗是麻疹、腮腺炎和风疹三联疫苗的简称,因为该疫苗第一次接种在一岁左右,而孤独症的症状一般出现在一到三岁之间,时间上的巧合本来就让家长对这种疫苗是否安全心怀疑虑。威克菲尔德的文章发表后,这种疑虑更是转变成了恐慌,很多欧美国家父母因此拒绝让孩子接种MMR疫苗。

此事很快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重视,美国、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及卫生部门,在随后几年中进行了大规模的疫苗与自闭症相关性的研究,对60万儿童进行了调查。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:接种MMR疫苗与否和自闭症的发病率没有关系。不接种MMR疫苗并不能降低得自闭症的可能性,反而增加了感染麻疹、腮腺炎和风疹的危险性,这些病对儿童来说有致命的危险。

尽管威克菲尔德的文章后来因为学术纰漏被撤下,他本人也被英国医学总会吊销了行医执照,但反疫苗运动却给全球带来了消极影响。本来已经近乎绝迹的麻疹近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卷土重来,2014年,美国的麻疹发病率达到了历史新高,据《华盛顿邮报》报道,在全美21个州共出现了592例麻疹病例。

提到这起曾经误导人们的医学界丑闻,布里欧尼这样评论:“如果还有人认为接种疫苗会导致自闭症,就像在如今还非要说是地球是平的一样。”